

石头与水

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

千山记

陆



「网络文学+」

向读者推荐活动

优秀网络文学

原创作品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VIP金榜TOP1
—— 千万点击 ——

晋江超高人气古言长卷

赠

知名插画家 ENO 倾情手绘
唯美海报 + 古典腰牌异型书签

石头与水

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

千山记

陆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山记. 陆 / 石头与水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39-5030-9

I. ①千…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4976号

策划统筹 柳明晔
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
封面题字 天 勤
封面绘图 ENO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朱毅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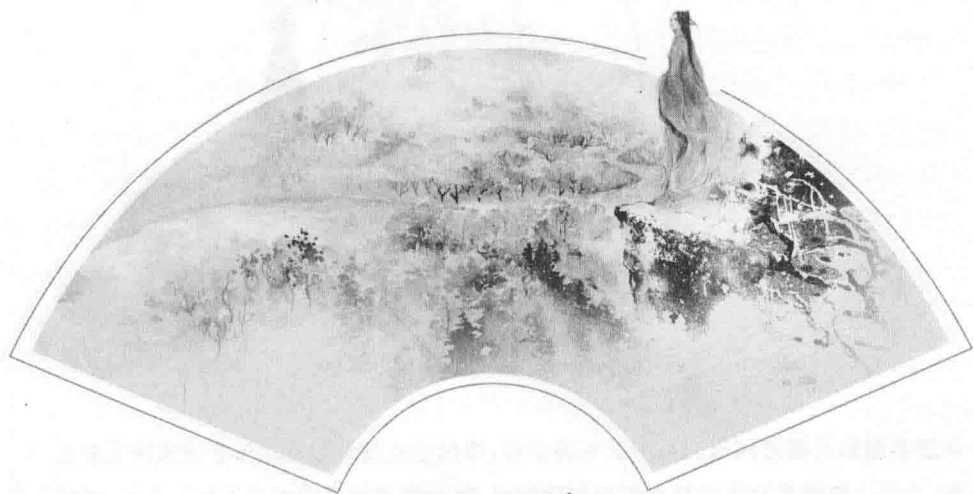
千山记 陆

石头与水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万盛达实业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381千字
印张 19
插页 1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030-9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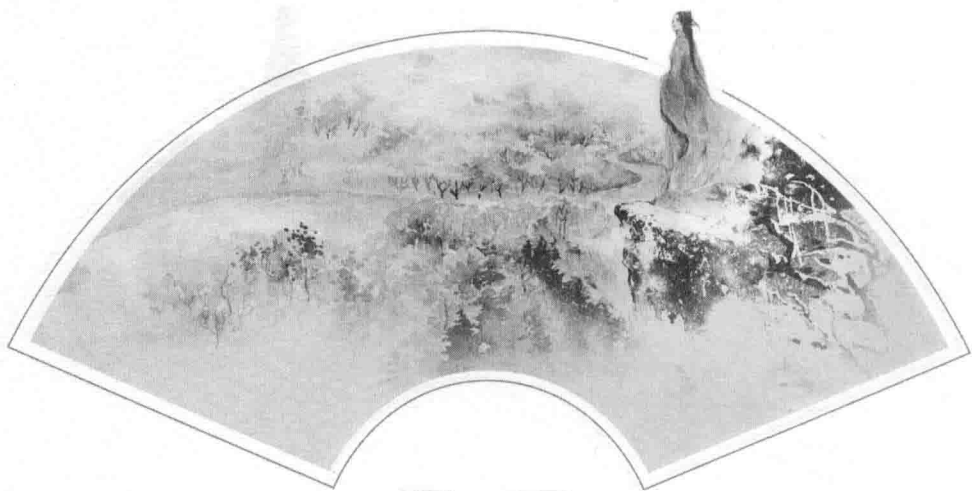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 录

CONTENTS

第七十六章	议立后	001
第七十七章	鸩杀案	021
第七十八章	册皇后	041
第七十九章	防疫病	061
第八十章	芙蓉香	081
第八十一章	往生毒	103
第八十二章	太子薨	121



目·录

CONTENTS

第九十章	第八十九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三章
太子妃	何子衿	明月图	箴言祸	立太子	北靖关	儿媳妇	封蜀地
—	—	—	—	—	—	—	—
279	261	243	222	201	181	161	140



五皇子回家同妻子说到他爹要立后的事，纵先前李九江在江南同他提及过给苏妃升位分的事，但此话真正从他皇爹嘴里说出来，他回家时的神色都似乎悲喜难辨。许久，五皇子很是唏嘘道：“你是没见，父皇一说议立后位，满朝都没了动静。我也给吓了一跳。”机会真正来临时，庶子做了三十几年的五皇子，心下种种滋味，一时难以形容。

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可以为母亲一搏，五皇子当然是欢喜的。但，这欢喜中，又有说不尽的辛酸与疲倦。

谢莫如是始终如一的镇定，她道：“这有什么好惊吓的，陛下一国之主，总不能一直打光棍吧。”

五皇子反唇相驳：“父皇后宫妃嫔有的是，哪里能说是光棍。”

谢莫如正色，意味深长地看向五皇子，道：“这话何其糊涂，妃嫔，侧妾耳，只有皇后，那才是陛下的正妻。没有皇后，便是光棍。”

五皇子对母妃很是孝敬，虽知谢莫如说的是正理，心下到底不怎么开心。谢莫如拉他一把：“你怎么傻了，这样的良机，难不成要放过？”

五皇子顿时来了精神，悄与妻子道：“你觉着，皇后能成吗？倘皇后不成，皇贵妃你觉着如何？”五皇子虽有大功于朝，但，完全看不出他皇爹对太子有什么不满来。纵他皇爹待他好，但东宫稳固，后位，五皇子总觉着没什么大把握。

“自江南回来，扶风和南安侯他们都得了重赏，只有你，唯有万亩良田与扩充五千亲卫的赏赐。这样的赏赐，不足以酬你平定江南之功，要依我说，陛下怕是已有给母妃升一位分的意思。”谢莫如知五皇子的顾虑，便与他细细分说，“宫中已有两位贵妃并立，纵母妃升至贵妃，可论资历却是不及赵谢二位贵妃。这次，起码是皇贵妃，是不是皇后，怕是陛下也在犹豫。”



见妻子与自己的判断相同，五皇子也将心事说出，道：“东宫毕竟无甚大过，父皇怕是担心立母妃为后，嫡庶不明呢。”这些心事，他并不是要瞒着妻子。其实，凭妻子的聪慧，他不说，妻子也能明白。只是，这话一旦诉之于口，五皇子就觉着，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他对东宫的态度，是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吧。

谢莫如就等五皇子这话呢，闻言先递了盏茶给五皇子，令他喝茶静静心，方道：“嫡庶，是给外人看的。在父母心里，孩子都是自己的骨肉，陛下一向心疼殿下的。再者，我不好贸然评断东宫，但谁要敢讲什么嫡庶不明的话，殿下只管啐回去。这世间难道除了嫡庶，就无长幼了吗？再者，便是分嫡庶，除了元配褚皇后，胡皇后是第二位皇后，便是再立后位，也越不过胡皇后去。咱们是母妃亲生，自然是盼着母妃好的，可说句僭越的话，便是立了赵贵妃为后，大皇子的出身在礼法上也越不过太子殿下的。”

五皇子听此言，顿觉开了灵窍。是啊！他毕竟是做弟弟的，便是升了嫡子，长幼上他也不及太子。五皇子连声道：“我看，满朝文武都不如你想得明白。”

谢莫如微微笑着，意味深长：“他们不是不明白，是想得太远，也想得太多了。”

五皇子道：“不要说他们，就是我，碍着太子，也要多想的。”

“殿下是当局者迷。”

五皇子心下烦难解了大半，笑问：“你不是当局者？”

“我想此事多少年了，只是没叫殿下知道，自然想得明白。”谢莫如此话一出，五皇子不禁大为感动，又有些羞惭，道：“我倒不如你对母妃孝顺。”

谢莫如嗔道：“真是傻话，倘没有你在外建下功勋，我就是再想，这事也成不了。”当然，这也是苏妃与谢莫如这些年处出的情分，谢莫如才愿意为苏妃谋划。

相对于皇贵妃，五皇子自是更愿意亲娘做皇后的，夫妻俩难免筹划了一番。

穆元帝此言一出，帝都城风云再起，筹划的便不只是五皇子夫妻，只要有娘家的宫妃，没有不筹划的。就是帝都权贵圈的热门话题，也由五皇子在江南搜刮民脂民膏转到了谁是下一任凤仪宫之主上去。

连准备着让爵的赵国公也摸着一把花白胡须与外孙大皇子道：“我原想着，上了年岁，该是歇一歇将爵位让你舅舅的时候了。如此，我也享几年清福。不想朝廷又有大事，还是待操完了这桩心事，再让爵不迟。”

大皇子便同外祖父商议着，看有没有可能给他娘赵贵妃升一升。两人商量半日，赵国公方告辞而去。与外祖父商议过后，大皇子还琢磨着再走一走岳家路线，便寻机同大皇子妃道：“父皇着议立后之事，母亲在贵妃位上多年，就不知有没有这个福气了。”

大皇子妃正心烦婆婆赵贵妃把二闺女许配给赵国公重孙的事呢，听丈夫提及立后之事，大皇子妃强忍着不扰了大皇子的兴致，一面翻看自家库里给长女筹备的嫁妆清单，一

面漫不经心道：“这是长辈的事，按理，咱们做儿女的不好插嘴，可世间没有不盼着父母好的儿女。母妃这些年在宫里，父皇就是看着殿下面子，也不会委屈了母妃。只是，立后一事非同小可，殿下端看父皇心意罢了。”

大皇子妃不过搪塞之言，大皇子一听这话，却顿生知音之感，道：“可不是嘛。你说，父皇要立后，除了母妃，还能立谁？”就想着跟妻子提一提，让妻子回娘家给母亲拉一拉人脉。

大皇子妃却是给丈夫噎着了，又不能不问，不然如何得知丈夫哪里来这般雄心自信，便道：“不知殿下此话从何而来？”

大皇子理所当然：“现下宫里，母妃品阶最高。”

大皇子妃合上府库清单，压在手下，不得不给丈夫提个醒：“谢贵妃一样是贵妃呢。”

大皇子道：“当年，母妃封贵妃在前，谢贵妃封贵妃在后。何况，我较老三年长。”

大皇子妃叹道：“我也不是有意要扫殿下兴头，只是，我得说一句，倘父皇有意立母妃为后，早便立了，为何直到现在方提此事？殿下恕我直言，五殿下功高，这个时节提及立后一事，苏妃娘娘未必没有机会。”

大皇子先是一瞪眼，而后忽叹了一口气，道：“老五的确功高，只是，我也是母妃的儿子，今有这机会，焉能不为母妃考虑？”

大皇子妃见丈夫还算明白，劝他道：“母妃已是贵妃之尊，子孙双全，便是再立新皇后，也断不能委屈了母妃去的。殿下为母妃考虑，五皇子也是做人儿子的，怕是与殿下一个心呢，要我说，何苦搅进这乱局中，没的扰攘。”

大皇子道：“纵咱们不想扰攘，母妃仍是贵妃之尊，难不成朝中就没人提母妃了？只管蒙头撞大运吧，纵不成，母妃也是贵妃。这要万一撞上了，咱们可就赚了。”

大皇子妃觉着丈夫在发梦，想他这事定难成的，眼下东宫与闽王争锋，再如何也轮不到自家来，便不理大皇子这痴心妄想，劝一句：“从未听说撞大运能撞成皇后的。”转了话题，道：“殿下不若想想正事，平国公这就要出大殡了，咱们正经亲家，让长史官去路上设个祭棚吧。”这也是时人规矩，发丧什么的，但凡亲近人家，路上都会设路棚致祭，只是，大皇子身份高贵，自己不便出面，令长史官出面也是一样的。

大皇子想到后位可能要被苏妃后来居上，再想到女儿刚赐婚，亲家柳扶风就死了亲爹，女婿又得守祖父孝，长女的亲事起码得耽搁一年，委实有些晦气。不过，大皇子还是应了，柳扶风是他正经亲家，他在礼数上不能疏忽。

第二日，大皇子就把设祭棚的事交代给长史官了，只是，这祭棚还没设好，就听说平国公夫人也跟着去了。大皇子闻知此事颇有些目瞪口呆，最后很是感慨地说了句：“死得好啊。”亲家柳扶风一次性守三年孝便是，倒省得这三年孝守完，接着再死一个，还得继续守。

大皇子妃已是恨不能把丈夫那张口无遮拦的嘴缝上，暗中下手狠掐了大皇子一记，直

把大皇子掐了个哆嗦。大皇子妃吩咐侍女闭嘴，不准把大皇子这话外传，再令侍女比照着前儿给平国公的奠仪再置办一份出来，让儿子送去。见妻子安排好这一套，大皇子打发了人方与妻子道：“这柳家是怎么回事？接连死个没完。”

大皇子妃瞪向大皇子：“殿下说话，切不可太过随意。你这话传出去，岂不把亲家得罪完了！”

“我也就随口一说。”大皇子悄声道，“老平国公与老夫人八十来岁还硬朗着呢，怎么平国公与夫人六十来岁就没了？柳扶风这是克父克母的命啊。”

大皇子妃没忍住又狠掐了大皇子一把，低声道：“靖南公又不是头一天给人当儿子，爹娘安安生生享了他大半辈子的福，谁不说这老两口有福？六十来岁得病死了，这要是命硬克着了，那什么叫命不硬的？先前我去平国公府致哀，就没见着平国公夫人，说是身上不大好。这有了年岁，一时伤心过度跟着去了，也是难免的。”

“哎，要说还是老平国公与老夫人寿数长。”大皇子不由感慨一句。

于是，大家换身衣裳，继续去平国公府参加丧礼。平国公府原是计划明日给平国公发丧后，丧棚什么也就要拆了，谁晓得平国公夫人忽又咽了气，倒省了不少事，不过是照着先前平国公丧礼的仪式再来一次罢了。

唐继带着小唐与老妻过来祭拜，与柳扶风私下略说了说朝中事。唐继见柳扶风脸色有些苍白，但气色还好，温声道：“现下又不打仗，你也当保重身体。”

柳扶风道：“我接下来就是守孝，不怕没歇着的时候。”

唐继沉默片刻，方道：“依你看，立后之事有几成把握？”

柳扶风道：“除了苏妃娘娘，陛下还能立谁呢？”

唐继心下大定。柳扶风又补了一句：“但，陛下也不是非立不可。”

唐继也是官场老油条，与柳扶风道：“不瞒你，此事相当难办。这时节，没人不愿意给五殿下面子。九江却是提醒我，莫要弄出满朝举荐苏妃娘娘的盛况来。”

柳扶风先是微微一怔，继而一笑，颌首：“九江洞悉人心之能，我不及他。这既保全了五殿下，也保全了我。”

唐继也是个精明人，道：“只是太难把握。”

柳扶风道：“倘后位易得，如何会空悬多年？”

两人又闲话几句，柳扶风道：“倒是不能参加小唐的大婚了。”

“这有何妨？以后我在帝都长住，咱们依旧在一处的。”唐继言语间颇是亲近，心下已在盘算着家里适龄的孙女，得找个出挑的，日后看是否能有缘与柳扶风次子相配。

略说几句，唐家人祭拜之后便辞了去。

穆元帝一说要立皇后，不说宫妃皇子，穆元帝亲娘胡太后也是极开怀的，连忙召娘家

人进宫商议，想看看娘家可有适龄淑女给儿子做皇后。偏生承恩公府还在守孝，胡太后就唯有找四皇子妃商议了。四皇子妃未料到胡太后这般出人意表，现下大家都在猜穆元帝要让哪位娘娘上位，却不料胡太后直接要从娘家找个新人人主凤仪宫。

四皇子妃不欲蹚这浑水，同胡太后道：“家里孙辈、重孙辈的姑娘倒是不少，瞧着她们也算懂事，只是，辈分不对呀。”穆元帝与南安侯是一辈人，便是要纳舅家淑女，也得是表妹一辈的，总不能是表侄女、表侄孙女一辈的吧？

胡太后一时哑口，她老人家脑子颇是活泛，转而问：“那旁系呢？”

四皇子妃柔声劝道：“嫡系女还怕不能匹配呢，何况旁系？身份上就不合适。”

胡太后得知娘家没有适宜闺秀，转头在后宫找了个既合适又顺眼的人——胡昭仪。这位胡昭仪也是胡氏女，与先胡皇后还是族姐妹。不同于先胡皇后为穆元帝生下一子一女，胡昭仪入宫多年，却是一直没有生育。因是胡太后的母家族侄女，纵未生育，位分也在昭仪。这些年，瞧着慈恩宫的面子，赵谢二位贵妃也没委屈过她。按理，既是胡太后娘家侄女，应当令胡太后另眼相待才是。只是，胡昭仪不比赵谢二位贵妃伶俐，故此，于宫中实在不显。要别个事，胡太后不一定想得到她，但立后之事，胡太后不知是怎么想的，觉着自己做了太后，那皇后也该是胡家的才对。反正吧，胡太后诡异的心理促使她将久不承宠的胡昭仪拎了出来，命人从私房寻出一匣子上等东珠、两匣子红绿宝石、三匣子翡翠玉料，命内务司的匠人打了十几套上等首饰给胡昭仪，另制两箱子新衣，然后，日日命胡昭仪到跟前服侍。每天穆元帝去慈恩宫请安，必能见到胡昭仪。

如此，胡太后的用心，不要说穆元帝，只要不瞎的，都能瞧出来。

谢太太进宫请安，还在慈恩宫见了胡昭仪一面。胡昭仪进宫的年头比谢贵妃还长呢，年岁比穆元帝只大不小。这把年纪，硬生生地开始穿红着绿珠光宝气，且又是个眼生的官妃，谢太太一时没认出来，到了闺女谢贵妃的麟趾宫后不由问了一句。

谢贵妃满是无奈，道：“不怪母亲不认得，那是胡昭仪，近来颇得太后娘娘眼缘，太后娘娘只喜她在跟前服侍。”

谢太太略一沉吟也知是为何了，顿觉无语，只得说胡太后这梦发得越发无边际了。谢太太无意对胡昭仪之事发表意见，而是劝谢贵妃：“不必管别人，须自家沉住气方好。”

谢贵妃叹：“母亲放心吧，我晓得。”

贵妃闺女也这把年纪了，谢太太别无可劝，倒是与谢贵妃说了一事：“你父亲年事已高，想着辞官养老。”

谢贵妃连忙道：“父亲身子硬朗，何必急着辞官？”

谢太太道：“七十的人了，也该让位给年轻人了。等闲下来，在家含饴弄孙，教导教导家中子弟，也不错。”其实谢尚书前两年便有致仕之心，偏生五皇子在外打仗，谢莫如在帝

都城，朝中需有人撑着，他便一直拖到了五皇子回帝都。如今世事安好，五皇子大胜还朝，谢尚书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了，便准备上致仕的折子。

想一想老父亲的年岁，谢贵妃便未再相拦，只是，父亲一退，她于朝中再失一助力。于五皇子府却是无大妨碍，五皇子其势已成，有无谢家，于五皇子影响不大。谢贵妃良久方一叹：“母亲，我这一辈子，就错了一步。”错一步，便是天壤之别。

谢太太知道闺女所指，连忙道：“娘娘，高处素来多风雨，娘娘尊荣富贵，已是世所难及。”

倘不是封后一事，凭谢贵妃的骄傲，不一定就会同母亲说出悔意来。由此，亦可见，立后一事对谢贵妃的影响之大。以往，谢贵妃向来认为，穆元帝不立后则罢，立后，后宫也唯有赵贵妃能与自己一争。但，现在谢贵妃不敢做此想了。三十年前，是子以母贵；三十年后，已是母以子贵。谢贵妃从不认为自己的儿子就不如苏妃的儿子，五皇子能有今日，苏妃这位一无帝宠二无娘家的生母能给他什么助力？就是谢家，虽是谢莫如的娘家，可一样是自己的母族。娘家现下当然倾向五皇子，但，起初并非如此。五皇子能有今日，不过是因为五皇子娶到了谢莫如。可笑当年母亲劝自己考虑选谢莫如为媳，自己却是一意孤行地为儿子选了褚国公府的姑娘做儿媳，白白让苏妃捡了大便宜。

事到如今，谢贵妃竟是连个“怨”字都说不出，她唯有再次道：“母亲放心，我晓得。”除了自己，能怨谁呢？

谢太太见女儿这般伤感，很是解劝了一番。虽女儿没有皇后命，但倘苏妃能成事，谢莫如日后也不会亏待嫡亲的姑妈，总比后位落入别人掌中好吧。所以，谢太太还是希望家里能团结在一处的。当然，团结在一处不是给谢贵妃使劲，而是给苏妃使劲。

待谢太太告辞出宫，正巧遇着了进宫请安的三皇子。三皇子性子温文，对外家向来客气，问候了几句谢太太的身体，还说要留谢太太在麟趾宫用膳。谢太太笑：“眼下宫中事多，也离不得娘娘，我回去用是一样的。进宫见娘娘都好，老身便放心了。”

三皇子命内侍亲送了谢太太出去，方坐下与母亲说话。三皇子消息灵通，与母亲道：“听说赵国公在准备联名上书请立赵贵妃娘娘。”

谢贵妃笑道：“这是你父皇的事，你只管好生当差就是，这些事不必多理。”

三皇子犹豫再三，方问：“母妃，不想吗？”此事，不要说谢贵妃想不想，便是三皇子也是想的。便不为嫡子之名，谁不想母亲能风光地登上后位，成为后宫之主呢？只是，倘三皇子有信心，也就不会这样问，而是直接下手做了。

谢贵妃望向儿子的眼神温柔至极，却又隐隐带了丝隐藏极深的伤痛，笑道：“我已是贵妃，再进一阶，也不过如此。今闽王立大功还朝，闽王功高，东宫位尊，咱们母子何必掺和进去？现下，咱们富贵不缺，平安就是福了。”

三皇子听母亲这样说，便明白母亲的意思了，道：“那，要不要助五弟一臂之力？”

谢贵妃心下一痛，道：“此事不必急，我们本就是骨肉至亲。刚你外祖母同我说，你外祖父年已老迈，欲上书致仕，这些事你且放放，备一份礼，去瞧瞧你外祖父。就是刑部的差使，倘你外祖父致仕，你也要有数。”

三皇子颇为惊诧，道：“外祖父向来康健。”如内阁诸人，哪个不是干到实在干不动才会致仕呢？谢尚书虽也是七十多的人了，并非不能支撑。

谢贵妃便拿谢太太的话说与了三皇子听，三皇子道：“不知谢表妹怎么说？”

谢贵妃脸色微白，她现下最听不得的，无非是“谢莫如”三字而已。当年实该听母亲之言，如此，现下即将登上后位的就是自己了！

谢贵妃悔不当初，心下委实痛楚难言，随便说了几句，便打发儿子下去了。

后宫不平静，前朝也不安稳，似乎整个帝都城都因立后一事蠢蠢欲动。

穆元帝既要立皇后，朝臣便能发表意见了。尽管三皇子没有如大皇子这般联络群臣上书推举，但因谢贵妃本就是与赵贵妃同尊的二位贵妃之一，朝中亦有人提及谢贵妃。除了两位贵妃，苏妃当然也是大热门。

就在这当口，谢尚书上了辞呈。

穆元帝再三挽留，谢尚书一意致仕，穆元帝也便允了。

谢尚书突然递辞呈，大家都有些不明白，这是咋了，立后的正关口，谢老狐狸你不干啦！满朝文武都蒙了，谢老狐狸你起码表个态啊，你是支持亲闺女谢贵妃还是支持你孙女她婆婆苏淑妃啊？还有，五皇子你是怎么回事啊，瞧瞧你这是一手什么牌啊！柳扶风与南安侯守孝，李宇不在帝都，江伯爵毕竟女流之辈，忠勇伯一气之下出了家，苏总督即将去江浙赴任，有个内阁的太岳丈还在关键时候辞了官，你这转眼间已是七零八落呀！

五皇子方形势不妙，于是，苏妃这样的大热门，于朝中，举荐苏妃的人却是不多。朝中举荐赵贵妃的折子，完全超过举荐苏淑妃的折子。

不要说朝中大臣私下议论纷纷，便是太子都与宁祭酒道：“以往真不知道老大还有这等本领。”近来，太子只将五皇子视为心腹大患，却不料自家大哥方是深藏不露的那个。要不是父皇议立后位，太子还不晓得大皇子亦是不容小觑！

宁祭酒道：“赵国公在朝经营日久，今可见其实力哪！不过，殿下也不可忽视五殿下，五殿下的人手，多在军中。”

太子端起一盏香茗，轻轻呷了一口道：“南安侯、靖南公都去守孝了，没有两三年出不来。宇表弟远在江南，忠勇伯无甚根基，老五在军中臂膀十去七八，我们倒能缓口气了。只是不知父皇心意若何。”说到底，不论是赵贵妃得立皇后，还是苏淑妃得立皇后，都不是太子愿意看到的。于太子而言，穆元帝还是不立皇后的好。

宁祭酒老谋深算，道：“立后之事，臣倒有一计，保管赵氏鸡飞蛋打。”

太子看向宁祭酒，宁祭酒微微一笑：“此计便唤火上浇油之计。”接着把自己的打算说了，不是诸多人举荐赵贵妃吗？干脆他们便助大皇子一臂之力，让太子的人手也跟着举荐赵贵妃去。

太子不由担心：“倘赵氏当真成事，要如何是好？”大皇子可还占着一个“长”字呢！

宁祭酒低声道：“殿下以为陛下愿意看到阖朝举荐赵氏的场面吗？殿下，恕臣直言，这江山，还是陛下的江山，这朝廷，也是陛下的朝廷。陛下，是不会愿意局势超出自己掌控的。五皇子此事便做得聪明至极，五皇子示弱，大皇子示强，先由此削弱大皇子，将赵氏踢出后位待选名单，殿下也少一劲敌。而后，可用一样的法子收拾掉五皇子，届时，陛下会发觉，还是不立皇后的好。”这话，正对太子心脉。

太子想了想，只将此事交与宁祭酒安排。

商量一回立后之事，宁祭酒继续道：“谢尚书致仕，刑部尚书出缺，殿下可有主意？”

太子放下手中细腻的官窑瓷盏：“这几年，李总督在陕甘颇有功绩。”这位李总督，原任太子太傅，内阁相辅，先时因帝都科场案牵连，外放陕甘总督。李大人外放后，穆元帝令苏相任太子太傅，苏相比起李大人更为帝心之臣，奈何太子与苏相一向说不到一处。相对于太子太傅的首辅苏相，太子倒更信任有闺女做自己侧室的东宫詹事兼国子监祭酒宁祭酒。谢尚书年老致仕，盯上刑部尚书的绝非一人，太子身为储君，也有自己的一路人马，自然也有自己的打算。

宁祭酒也同样属意李大人回朝，内阁七人，除开首辅苏相，其余六人分别是户部、礼部、工部、刑部、兵部，五位尚书，外加翰林掌院。礼部秦尚书、兵部永安侯、工部尚书、翰林掌院，这四人都以中立自居。刑部谢尚书先前则是铁杆的五皇子派，今好不容易致仕，空出的尚书阁臣位，偏生新任户部尚书唐继与五皇子共事八年之久，交情委实不一般。在此情势下，太子自然倾向自己的人补入刑部尚书位。

太子与宁祭酒商量了一回刑部尚书的缺，因太孙大婚将至，太子又需辅政国事，也没有多少时间给两人说悄悄话，一时有内侍宣太子去御书房，太子连忙去了。

穆元帝写了一幅墨宝，给几个儿子赏鉴。太子一见哥哥弟弟都在，便不禁心下骂一声“滑头”，这哪里是哥哥弟弟，简直是上辈子的冤家，一个个的就知道见天地进宫拍父皇马屁。幸而次子穆标也算有眼力，知道他不在时，陪在父皇身边。太子见次子就在父皇身侧，位置也很是亲近，于心下颌首。

大皇子近来春风得意，尤其在朝上压了讨人嫌的五弟一头，令他愈加精神抖擞。故而，一见太子便道：“二弟赶紧过来瞧瞧，看父皇写的这大字，真个好！”那威风八面的模样，仿佛写大字的人是他一般。

太子上前请安，见穆元帝一幅“百年好合”的墨宝就陈在大案之上，太子道：“行笔潇洒

飘逸，有若行云流水，遒劲清秀，果然好字。”

五皇子笑：“字好，寓意更好。”

太子想到长子亲事在即，且是联姻苏相，纵他与苏相一向不咋亲近，但苏相的政治地位是实打实的，太子还是十分喜欢这桩联姻的。听得五皇子此言，即便近来颇是不喜五皇子，太子也不禁添了几分喜色，笑道：“二郎有福，儿臣就替二郎谢父皇赏了。”这里的大郎是指太子长子太孙殿下。

穆元帝笑：“本就是写给他的。”又问：“二郎做什么呢？”

太子嫡次子穆标笑：“这事，父亲不一定知晓，孙儿却是知晓的。”见祖父看向自己，穆标忍笑道：“大哥肯定是在试喜服来着。”说得大家又是一乐。

宝贝孙子要大婚了，穆元帝龙心大悦，还打趣穆标一句：“明年就轮到你试了。”把穆标闹个大红脸。四皇子跟着凑趣道：“阿标可得先跟你皇祖父说好了，明年也得照样给你写这一幅大字。”

穆标笑：“四叔就知道取笑侄儿。”遂亲昵地求了穆元帝：“反正，孙儿先谢恩，明年就等着祖父赏了。”

穆元帝笑：“自有你的。”

穆标便顺势行了一礼。

父子君臣说说笑笑，穆元帝很是开怀，晚上还留诸皇子一并用膳来着。

五皇子晚上回府同妻子道：“我看，阿标倒是个机灵的。”以往都是太孙陪在父皇身边，今次还朝，太孙见得少了，倒是太孙的嫡亲弟弟穆标时常于御前露脸，也不知太子是个什么安排。

谢莫如道：“自从太孙脚上伤了，阿标便惯常代太子出面走动。”纵有长幼之分，孩子大了，也难免有自己的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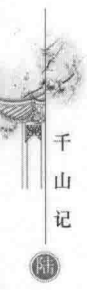
五皇子一叹，又顺便问太孙大婚贺礼可备齐了，谢莫如命紫藤取了礼单给五皇子瞧了一回。五皇子见极是丰厚，道：“较之当年六弟大婚时的礼也不差了。”

“只略逊一筹而已。”谢莫如道，“这也是我们几个商量的，太孙这孩子不容易，又是东宫嫡长，自然要与其他皇孙区分开来。只是，他到底是皇孙辈，再如何也不好逾越了皇子的。”

“这很是妥当。”五皇子瞧了一回太孙大婚贺礼，合上礼单交由紫藤收好，转而说起小唐的亲事来，笑道：“小唐那里也备几样好东西，说来我不在帝都这几年，府上亏了有他这么个活泛人跑跑颠颠的。”

谢莫如笑：“小唐这个，咱们得两处走礼，一个是六弟妹的娘家妹妹，一个是唐家。殿下只管放心，哪处都不会薄了的。小唐等成亲等得火烧火燎的。”

五皇子哈哈大笑：“我听说他还把自己排在帝都十大黄金光棍里了。”



谢莫如道：“第一位是他师父九江，最后一位是他。”

五皇子又是一乐，说到李九江，五皇子道：“还是要让九江去劝一劝忠勇伯，忠勇伯刚来朝上，不知道朝廷的规矩，这被人参是常有的事，哪里就值当去出家呢？这不便宜死那御史了。”

谢莫如道：“这话很是。虽忠勇伯父母皆不在了，正因如此，方需他繁衍宗嗣，九泉之下，他父母也能瞑目的。”

夫妻俩说一回话，夜深便早早歇下了。

现下帝都喜事多。

先是太孙大婚，举朝，只要有头有脸够规格的便都要去吃一回喜酒的。皇子府更不必说，三郎还设计了闹洞房的环节，结果，宫里规矩大，洞房还没闹，就给掌事嬷嬷架了出去，倒叫人笑个肚疼。

这一日，太子妃的神色也是极好的，穿一袭朱红长裙，招呼着众妯娌说笑。

太孙大婚第二日，谢莫如一早进宫去了，在慈恩宫见到了过来请安的太孙与苏氏。苏氏相貌清秀，举止端庄，由太子妃带着一见诸位长辈。第一位自然是太后，这是第一个重孙媳妇，又是太孙正妃，胡太后给的见面礼是一套宝光流转的翡翠玉饰，名贵至极。

余下人等自然不敢逾越了太后去，第二位就是文康长公主，之后是长泰公主、永福公主、三公主、四公主。倒是永福公主给苏氏的见面礼，较长泰公主所给更为名贵。毕竟，永福公主与太子一母同胞，也是人之常情了。

见过长公主与诸公主后，便是赵谢二位贵妃，以及德妃贤妃，这几位妃位只敢受苏氏半礼。最后是诸皇子妃，轮到谢莫如时，谢莫如赞一句“端庄稳重”，笑道：“虽是初次见，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好生与太孙过日子，小两口，和和美美的，太后娘娘、太子妃，连带我们这些长辈就高兴。”又道：“我母妃苏妃身子略有不适，今日见不着了，见面礼着我一并带过来了。”给了双份见面礼。

苏氏显然嫁给太孙前也是做足了功课，微身一礼，先谢过五婢，再行一礼道：“不敢打扰淑妃娘娘养病，待淑妃娘娘大安，我再过去问候。”前面一礼，谢莫如受了。后面一礼，谢莫如代受半礼。毕竟，苏氏是太孙正室，苏妃只是妃位。

谢莫如笑对太子妃道：“怪道说有了媳妇就能享福了，先前不知何意，见到太孙媳妇，可算是明白了。娘娘比我们都有福气，先享了媳妇的福。”

太子妃显然也是极满意这个长媳的，眉宇间又多了几分当年的飞扬之意，笑：“你也莫急，我看大郎他们年岁也要到了，明后年还怕父皇不指婚呢。”

谢莫如笑：“我府里房子屋子都备出来了，就等着呢。”

大家说说笑笑，苏氏也大致见到了皇家亲眷。

谢莫如略说几句，就辞了胡太后，去淑仁宫看望苏妃，苏妃犯了旧疾。

苏妃靠着大引枕与谢莫如说话：“我这也是老毛病了，其实无甚大碍，就是每到冬天总要咳上几日。宫里有喜事，却是不好出去的。一则不吉利，二则我这么病着，去了也叫新人多心。”又问太孙妃如何。

谢莫如笑：“瞧着是极端庄的孩子。”

“陛下的眼力，再不错的。”苏妃道，“我这里还存着好东西，以后给大郎媳妇。”太孙再好，也是别人的孙子，苏妃心里，自然更喜欢自己的孙子。

谢莫如道：“备一份可不够，大郎说是比二郎三郎长一岁，其实他真正算起来也只比二郎三郎长几个月而已，届时办亲事索性一道办，给他们吃一回酒，咱家收三份礼。”逗得苏妃笑意不断，又轻轻咳了一阵。

宫人奉上药茶，谢莫如接了，服侍着苏妃喝了几口，苏妃道：“孩子们的亲事我不担心，有陛下呢。”她轻喘了一时，方道：“这些天，我也不大出门，前几方听说立皇后的事。哎，我就想同你们说，随别人争去吧。你跟老五都是极孝顺的，我知你们盼我好，这些年，我却是看开了的。皇后又如何，妃嫔又如何，这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是过给自己的。我看着你们，就知足了。”

谢莫如温声道：“母妃放心吧，朝中虽热闹得紧，要我说，这事，朝臣能说话，亲贵能说话，独殿下他们做皇子的是说不得的。这世间，哪里有父亲续弦问儿子的道理呢？何况，父皇心下有数呢。这事，凭谁说，最终还得合了父皇的心意才能成。”

苏妃见谢莫如心下有数，也便不再多言。

谢莫如陪苏妃说了会儿话，方告辞出宫，晚间将苏妃说的话都与五皇子说了。五皇子道：“让母妃安心养病，我心下有数。现在朝中举荐赵贵妃娘娘的人越来越多了呢。”

谢莫如不由道：“纵赵国公于朝多年，这人脉也忒广了些。永定侯府如何？”

“还是你眼力好，这么满朝举荐赵贵妃，永定侯竟没半分动静。先前在闽地时，我就说永定侯老成持重，如今看来，永定侯风骨未改啊！”五皇子感慨了一句立场坚定的永定侯，悄与妻子道，“这里头事多着呢，要是所料未差，怕是太子给大哥加了一把火。”

谢莫如一笑，道：“看来，这回大皇子当真要倒霉了。”

五皇子挑眉，心下委实庆幸自己没串联人举荐母亲。

谢莫如认为大皇子要倒霉，只是，最先倒霉的还不是大皇子，而是赵贵妃。

自从满朝举荐赵贵妃起，胡太后便看赵贵妃一千个不顺眼，时不时地就要挑剔几句。关键是，依胡太后的本事，还真挑不出赵贵妃的不是来，无非就是鸡蛋里找骨头，给赵贵妃难堪罢了。偏生胡太后占着个太后的位子，又是一贯的不讲理，这硬是给赵贵妃没脸，赵贵妃也没啥法子。只是，赵贵妃这一把年纪了，年轻时尚未吃过的挂落，这会儿尝了个遍。



她在后宫位分既高，又是掌事贵妃，哪里经得起这个，一来二去，心下发堵，便病了。

赵贵妃也不是好惹的啊，她这一病，还主动上交了管事权，言说自己有病，不能理事，年下事多，官务再交到她手里怕是要耽搁了，求穆元帝另选他人。

穆元帝便点了德妃与谢贵妃一道理事，转眼训斥了胡昭仪，降昭仪为淑媛，迁居寒霜殿。这地方，听名字也知道有多冷了。

胡太后还同闺女文康长公主抱怨：“你说，你皇兄这眼神是不是有问题？胡昭仪何等谦卑恭顺之人，在哀家面前亦是极尽孝顺的。他偏生不喜，还降了胡昭仪的位分。那孩子哪里受得了这等委屈，如今躲羞不敢出来。哀家这跟前，越发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文康长公主半点儿不同情她娘，道：“这宫里妃嫔，不就是要她们哄皇兄开心吗？倘真是谦卑恭顺的，也就不会令皇兄恼怒了。母后可真是，为着一个淑媛，倒说皇兄的不是。就凭母后您这话，那淑媛便不是个好的。”

胡太后连连拉着闺女的手，神秘秘耳语道：“哎哟，那也是你表姐哟。”

“不要说是庶出的母族旁支表姐，就是嫡出的表姐，也没有我皇兄重要。”文康长公主只管一径抱怨母亲，“母后什么时候能把这偏心娘家的毛病改一改方好。”

胡太后理所当然，道：“这不是正赶上你皇兄立皇后嘛。难不成，要将后位落入赵氏之手？”平日里胡太后也没有看赵贵妃不顺眼，但一想到赵贵妃竟敢肖想后位。有这一条，便赵贵妃千好万好，也没有半点儿好了。

文康长公主早晓得母亲是为了立后一事，不得不细掰扯开了同母亲说道：“便是皇兄立后，胡昭仪一无帝宠二无皇嗣三无出身，她哪里配做皇后呢？母后，皇兄才是您的亲儿子，就是为皇兄想一想，您也得选个配得上皇兄的皇后方可！而不是说是个姓胡的就配做我们老穆家的中宫皇后了！”

胡太后委屈道：“咱家这般富贵，拉扯你舅家一把，不是应当的吗？”

“舅家已是公府，这还不叫拉扯？”文康长公主一副铁面，“再说，这世上没有为了拉扯娘家委屈儿子的道理！”接着，文康长公主足足抱怨了半日胡太后如何偏心，如何不顾儿子的话，直抱怨得太后连声说再不插手立后之事，文康长公主方才作罢。

有文康长公主在，胡太后总算安生一二。

文康长公主出宫时还去瞧了赵贵妃一回，赵贵妃十分客气：“如何敢劳长公主来看我，过了病气就不好了。”

文康长公主缓声道：“你好生养病，待你好了，宫里还是你理事，皇兄方放心呢。太后有了年岁，老小孩一般，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咱们做晚辈的，多包涵着些吧。”

有文康长公主这两句话，赵贵妃甭提多感激了，欠身道：“殿下这话如何敢当，陛下与太后对我恩重如山，不能令太后娘娘开怀，原就是我的不是。待我好了，便去给太后娘娘请安。”